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的30个小时,我正巧到达上海。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在国内忙工作,可总也放心不下在日本的那个小家。尽管丈夫胜男电话告诉我,我们家所在的山梨县基本没有受损,但随着核泄漏问题的日益严重,亲朋好友们都劝我暂时别回去。可这无法阻止我,我和胜男在结婚时有个约定: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回家来集合。于是,我把大家捐赠的速泡面、压缩饼干和午餐肉罐头等“救灾物资”塞满箱子,起身回日本。

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我和胜男这对老夫老妻第一次在路边来了个西洋式的拥抱。回到家,很多朋友跟我聊起了大家在这场灾难中的经历。当时,人们从一片狼藉的办公楼里跑出来,只有一个心思——回家。可是整个交通处于失控的状态,很多人只能长途徒步回家。为了帮助这些回家路上饥寒交迫的人们,有个佛教寺院的僧侣动手做了几百个饭团,还在祈祷的大殿里铺上可供坐下、躺下的纸板。而有一家卖蔬菜水果的小店则架起大锅,用蘑菇煮热酱汁,免费招待路人,菜店老板说,自己从心里理解大家徒步回家的艰辛和焦虑。

面对这场千年不遇的灾难,人们如何承受呢?我和胜男说,我想去地震重灾区现场看看。他答应了,并一定要和我同去。我想,在这大灾难面前,最宝贵的就是一家人的团结互助、不离不弃。可是我们的共同出行受到了太大的牵挂,因为胜男培育了4000盆草本植物,需要有人看护,而且我们有一条已经17岁的老狗“多多”,最后只能把它送到附近的动物医院,让别人帮忙照顾几天了。

5月15日,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病奇迹般痊愈的胜男奋勇当先,担当全程的驾驶员。面包车里装着被褥、御寒的衣服、饮用水、方便面……还有打算送给灾区孩子们的12个高级洋娃娃。一路向东北,经东京都、千叶县、茨城县,到达福岛县,看到不少民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福岛等沿海城市,不但拥有渔业、农业和各种加工业,就是近在咫尺的核电站基地,也曾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千叶、茨城和福岛县的民宅质量,整体看来都比我家所在的山梨县要气派得多。可是,转眼之间,大地震及大海啸,就把原来任何人都以为“理所当然天长地久”的日子,毁于一旦,到处都是废墟与垃圾。特别是那数不清的各种汽车,没有被海浪卷走的,也被巨大的力量冲撞得破破烂烂。

我走进了静悄悄的废墟,不禁感到诧异:怎么就没有人来收拾收拾这破碎的家园呢?曾经被珍惜过的家具、电器、工艺品、色彩依旧鲜艳的被褥、坐垫,还有小宝贝们的图画书和玩

■现场

回家

□林小汀

具……有的被扔在原地,有的被堆在路边,名副其实的“堆积如山”。

彻底坍塌的房顶下,埋葬的是一个个家庭昨天的欢声笑语。海啸退去后,在一些没有全塌但失去了前后两面墙壁的房间,仍然可见挂在墙壁上的精美挂钟和油画。被冲毁的楼房里,透过玻璃窗户,还能看见楼上那家勤劳主妇晾晒的衣服……整整两个月过去了,主人们昨日的温暖生活,就定格在残砖废瓦之下。忽然掠过的风,吹动破碎的门窗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让我一阵阵地心惊肉跳。

我还听说,就在海啸来袭的时候,有一些日本老人决定留在家里。他们要和住了一辈子的家园同归于尽,打发年轻人说,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跑吧。

这场灾难的牺牲者,三分之二是65岁以上的老人。即便不是存心不想逃命,他们大多数还是因为舍不得丢下家里那难以丢下的一切。而幸存者们重新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不知道如何与昨天那“家的记忆”一刀两断,重新开始……

据我了解,日本家庭的每一方小院儿几乎都像个别致的大盆景。这个民族具有追求唯美的性情,大多数人珍惜墙角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年四季过着平凡、勤勉的日子……

忘了是林语堂还是哪位文人说过一句话:家,是人生的根据地。几间屋子,一个小院,一代代的夫妻、儿女,把成长与幸福的记录留在里面。即使是其中的成员出门闯荡,多年后归来,风尘仆仆地站在老屋门口,高呼“我回来啦!”门里有亲人应声而出……这就是他的“家”。

突然,那老屋、那小院儿,那祖父栽种的藤萝、母亲培育的玫瑰,父亲抽着烟卷读报的客厅,还有媳妇烹饪晚餐的厨房、儿子画在门柱上记录身高的铅笔线……瞬间都化作了从此不忍回首的家的废墟。唉,怎样才能抚慰那一颗随之而破碎

花开得正艳,滔滔江水畔,只见一个身着蓝色衣裙,身材苗条、明眸皓齿、天生丽质的中国姑娘,手持白色羽毛折扇,随着疏密有致的鼓声、箫声,像只蝴蝶翩翩起舞……

舞者通过“闻花”、“照影”(对着江水映照自己的身影)、“听鸟鸣”、“学鸟飞翔”和“想象中的爱情幸福”等情节,表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春天的月夜,漫步于江边的花丛中,触景生情,幻想着自己将来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情景。她的脚步时而欢快,时而沉重,眉宇间或喜,或思,轻盈的舞姿宛如一只飞舞的蝴蝶在花丛中嬉戏。典雅、含蓄的基调 and 音乐雅致、清幽的意境交相辉映,把观众们带到了一个纯情柔美的世界里。

这正是陈爱莲表演的独舞《春江花月夜》。这个独舞是舞蹈家栗承廉根据同名乐曲创作,由褚信恩编曲。乐曲《春江花月夜》原是柳老章根据传统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而易名的,乐曲表现了夕阳西下时在箫鼓伴奏下雨人轻歌曼舞和摇橹归舟的动人情景。栗承廉大胆创新,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支动人的舞蹈诞生了。

其实,说起这个节目,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那是1955年的冬天,也就是陈爱莲上北京舞蹈学校的第二年。放假了,学校里空荡荡的,陈爱莲由于在北京没有亲戚,也没有打算回上海,只好和妹妹待在学校,准备在学校里过年。一天上午,陈爱莲正在教室里看小说,忽然,门口传来班主任的声音:“你们别忙了,快准备一个节目,准备给外宾演出!”

那时,中央经常有外事活动,就调北京舞蹈学校的师生来演出,可是,学校放假,找不到人,就临时把陈爱莲和另一名同学派上了。陈爱莲准备的就是刚刚排练的《春江花月



过,所以它们看都不看,只站在礁石上发呆。

绕过山顶的灯塔,那东南向的山谷里,气流涌动,却有无数褐翅燕鸥在这儿迎风飞翔,舞姿多变,姿态逗人。它们喜欢先从高高的崖顶俯冲下去,然后顺着气流滑浮到崖底,扇动着双翅在风中悬浮,然后又直坠下谷底,当快要撞击到谷底的礁石时,猛然一个翻身,又扶摇直上云天。也许这是鸟儿的生活乐趣,也许这是它们正在进行万里飞翔的训练。

科考队的小胡和小邓则到处转悠,随处测量记录褐翅燕鸥蛋的体积。小胡告诉我,燕鸥蛋大多是4.75×3.74厘米。看着一头尖圆一头钝圆、蛋壳布满深淡斑点的鸟蛋,我真想捡几个回家。当我们转到塔边营地时,有好几只燕鸥一直在我们头

的心呢?

有个朋友说过,凝视灾难,也是需要勇气的。胜男把车子停在一个渔港的小码头旁边,然后说:“你自己去看看吧,我不想去……”

我独自走进了被摧毁的小渔港,看到了一艘艘船身标注着“XX丸”的大小船只。它们大都造价不菲,船身的色彩鲜明靓丽。有的在海水中翘着红色的船底,大多则被海潮重重地掀翻到码头的水泥岸上。它们就像经历了一场与外星人的恶战,留下的都是被无形的武器彻底摧毁的钢铁的身躯……

海洋、海港、渔船、风帆,在我心中永远是诗,是画,是歌,是梦。一艘船,就是一个家。乘风破浪,驰骋海洋,满船的渔获丰富着千家万户的日子,养育出一代代勤劳勇敢的小船长和小水手。

从小我就跟着爸爸妈妈乘坐过乘风破浪的大轮船,长大以后披着军用雨衣站在快艇上,去守岛部队采访先进事迹。我还梦想过把家安在一条船上,每天都吃到新鲜的鱼虾……

直到现在我还常会问胜男:“你出生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渔民?”他永远都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这稚气的提问,可我还是永远都在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23年前,我刚到日本留学的那一年,元旦放假就是到福岛的一户民家做客。那时的福岛,雪白的灯塔和又平又蓝的海洋,都曾给我留下图画般的记忆。现在,也不知道那户热情的人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震灾中,是否安谧如故。

此刻,我独自坐在福岛海边这一片死寂的“船的坟场”里,面对着东倒西歪、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的船儿们,面对着沉默不语的港湾中的海水,终于放声大哭起来!等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发现胜男也在偷偷地流泪……

我和胜男继续向北,好歹在晚上8点之前找到了一个亮着灯的民宿。看到门前停着很多的汽车,走进店门,看到的都是青壮年的汉子,一群群地正在聊天喝茶。我们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却被告知,现在的地点距离福岛的核污染禁区只有一公里了。因此,这附近但凡能够食宿的服务设施,全都被白天要进入禁区去抢救核电泄露的工作者占用了。真没有地方接待一般的游客,哪怕仅仅是一顿晚饭,我们只好原路返回。

他们都是继“福岛50壮士”之后的奋战者,每个人的身后,也有一个家——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但是,我真看不出他们的脸上有一丝英雄的骄傲或是殉葬者的悲情。在日本,不要说是他们了,就连曾经牵动了世界之心的“福岛50壮士”,

名字都是不被公开的。

一位无名壮士的妻子说:“为了很多家庭和孩子的生命安全,作为妻子,我只能是一心一意地等他……回家。”

在与禁区相反的方向返回途中,我和胜男看到废墟中居然有一家正在营业的日本料理店!夜已渐渐深了,饥饿驱使

我们毫无选择地冲进店门。令人惊讶的是,这家建在海岸上的餐厅装潢高档,周围摆满了祝贺新店开张的鲜花。

可容纳七八十人的店里,只有我和胜男一对客人。漂亮的中年老板亲自来为我们点餐服务。在她家,我吃到了在日本生活这么多年来价钱最便宜但味道最棒的天妇罗套餐。我们听老板娘聊了起来:

“3月11号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刚从一阵很强烈的晃动中清醒过来,我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正在开车,听到了汽车收音机里海啸即将到来的警报,就拼命地催我和他爸爸赶快撤到高地上。幸亏是这个不愿意在家经营料理店的儿子,我和丈夫拼命地开车往两公里外的高地开……

“谁能想到呢,就连我们这家距离海平面十几米高的堤岸地势,竟也没能躲过排山倒海的浪潮……这一带,不少没有来得及撤离的人遇了难。我一想到自己的生日,从此就是一场世纪大灾难的祭日,难免很沮丧。

“可是家人都对我说,大浪没有冲毁咱们家的建筑基础,这就是上天送给你的生日厚礼。虽然福岛的核辐射问题没有解决,周围的垃圾山和废墟也没有清除……我和丈夫振作起来,三天前,终于重新开了张。”

“你们从没有想到过,搬到别的地方去吗?”

“从来也没有啊——这里是我们的家。”

“老板娘,您真是个巾帼英雄!”

料理店的大厨就是她的丈夫,站在厨房后面一直没有露面。只有当我说出了对老板娘的由衷赞叹时,才发现他站在厨房门口不出声地微笑……

我永远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夫妻料理店,这个坚强的家。第二天,就在这片距离核辐射隔离区咫尺之遥的土地上,一家面海的小幼儿园里,孩子们欢笑着接受了我

和胜男送给他们的“来自北京的洋娃娃”。

等我和胜男终于结束了2000多公里的行程,从灾区回到了我们这一成不变的关东小城。胜男不断地抱怨他的盆栽因为几天没有浇水,快要渴死了。动物医院毫不客气地递给我一张4万多日元的大账单……

我仍然很高兴,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家。

■沈虹光说戏

远安花鼓的小日子

冬天来得早,远安山中寒气十足。黄葵的树下石碑很新,碑上刻着这么一句台词:“我不能等你一年半,也不能等你到25岁,但我可以等你一辈子。”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外景地,现在成了旅游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让武汉人知道了远安,但却鲜有人知道远安花鼓。

“1953年,湖北省民间艺人会演,远安花鼓戏《文昭关》《访友》在武汉引起轰动,被称为‘山中鸽子’。”这是老资料上的文字。文化厅艺术处统计全省地方戏剧种,根据资料也把远安花鼓算上了。

前年地方戏艺术节,全省大大小小的剧种都来到武汉,这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汇聚,开幕式就像个大庙会,锣鼓喧天乐声飞扬,一个剧种打一个彩幡,高高地擎着招摇着,欢天喜地的。远安花鼓却没有来。是剧团有什么困难吗?远安隶属宜昌,隔了一层,又远在万山丛中,情况不明。

这次来远安活动,便想到剧团看看。

出乎意料,人家小日子过得不错。有剧场,虽不大,但肝胆俱全。台板结结实实的,座套干干净净的。后面有服装间、道具间、化妆间,均紧凑适用。楼上姑娘小伙正在练功,大镜子、长把杆,很像那么回事。引我注意的还有一排速彩式军用行囊,贴着演员的名字,装着各自的演出用物,随时待发的阵势,让人联想到海军陆战队的雄姿英发。

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个好剧团。团长笑着拿出图文并茂的演出记录册让我看,告诉我,他们演出很多,很受欢迎,只是剧团小,全员才28人,都分不开身了。这时,戏要开演了。

面对即将拉开的大幕,我等着。等什么?我等着听音乐声腔。自从关注地方戏以来,我知道剧种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音乐声腔上。独具特色的音乐声腔甚至是一个剧种的灵魂,是它安身立命的资本。

一位中年女演员出场了,这是《瓜园会》,说的是一个热心快肠的大娘撮合年轻人美满姻缘的故事。中年女演员饶有韵味的演唱和清新明亮的伴奏音乐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跟着出场的小姑娘也很可爱,声音甜甜的,小步子软软的,手中挡脸悄悄地一笑,很招人喜欢。音乐声腔继续着前面的风格,不像“山中鸽子”,而像山中的泉水,透明,清灵,在石洞中跳跃着。

“长长的呀是个什么瓜?长长的呀是呀是丝瓜。圆圆的呀是个什么瓜?圆圆的呀是呀是西瓜。光光溜溜的是个什么瓜?光光溜溜的是呀是香瓜。包包格格的是个什么瓜?包包格格的是呀是苦瓜。”

一段载歌载舞的做工戏让我情不自禁发出了赞叹。团长说,远安花鼓中许多段子都会在综艺晚会上演出,而且常是晚会的主打。

接下来是一出诙谐喜剧闹剧《吴大拜年》。丑角演员很有喜剧天赋,戏演得好玩好看,笑料不断。音乐声腔与《瓜园会》又不一样,但也活波好笑。

“省里的地方戏艺术节你们怎么没去?”我蓦地想到,便问团长。

团长说:“我们请示了市里,市里说可去可不去。”

“去了可以得奖呀!”我为他们遗憾,详细地给他介绍奖项设置,远安花鼓的音乐、剧目和演员都很不错,可以得好几个奖呢。

团长乐呵呵听着,点着头,感谢我的鼓励,只说以后再争取,没有显出特别的遗憾。

最后的精彩是皮影调。表演者是60多岁的吕氏兄弟,木瓜村村民。看我是省里来的,他们特别挑了一段自己编写的配合时鼓的《催马扬鞭奔小康》。哥哥吕元生主唱,弟弟吕元宝打鼓帮腔,还有一个更老的穿着紫红花袄的村民土小锣。岁月历练,老人的演唱比年轻的演员更多了韵味神采。到了“催马扬鞭”时,老人一手做扬鞭动作,一手花样翻舞,满场飞,高亢激越处老嗓子竟也早地拔高直冲霄汉,真是“山中鸽子”。

听说远安民间艺班很多,红白喜事都要被邀请表演,名为“做期”。歇坐时,便同吕氏兄弟可“做期”,可以此为生。他们笑而不答。

旁边人介绍,吕氏兄弟是根雕大户,产品出售动辄逾万,唱皮影不图生计,就图个高兴。

我蓦地感到自己的俗气,后悔跟团长说那些得奖的话。山里人自有山里的乐,服务乡民乡里,唱花鼓的唱得高兴,听花鼓的听得开心,小日子红红火火的,有奖没奖又有什么关系呢?